



# 埃及守护神

系列

## 凯恩与烈焰王座

[美] 雷克·莱尔顿 著 袁异 译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The Kane Chronicle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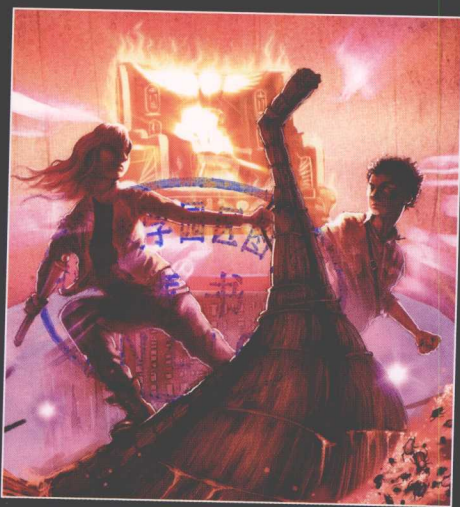
# 埃及守护神

系列

## 凯恩与烈焰王座

KANE YU LIEYAN WANGZUO

[美] 雷克·莱尔顿 著 袁异 译



NLIC2970818193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20-2011-041

English title: The Throne of Fire

Permission for this edition was arranged through the Nancy Galt literary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凯恩与烈焰王座 / (美) 莱尔顿著; 袁异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2.7

(埃及守护神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Throne of Fire

ISBN 978-7-5448-2504-7

I. ①凯… II. ①莱…②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4378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周锦 张苗苗 装帧设计: 卢强 责任校对: 翟琳  
责任监印: 陈嘉智 版权联络: 谢逢蓓 媒介主理: 马婕  
社长: 黄俭 总编辑: 白冰  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  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 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  
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  
E-mail: [jielibpub@public.nn.gx.cn](mailto:jielibpub@public.nn.gx.cn)  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45千字  
版次: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: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: 00 001—20 000册 定价: 35.00 元

---

##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  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

## 埃及名词手册

### 埃及魔咒

阿麦克斯	燃烧
哈一迪	毁灭
哈一特普	平静
赫希	返回
赫卡特	召唤手杖
海一内姆	合拢
乐蒙	隐藏
恩达	保护
萨帕	失手
撒哈德	开启

### 埃及专有名词

阿鲁	埃及来世，天堂
阿顿	太阳（自然形态，非指太阳神）
巴	灵魂
太阳船	法老和太阳神穿越冥河时乘坐的船
波	邪恶精灵
杜亚特	魔界
象形文字	古埃及的书写系统，用符号或图画来表达事物、概念或声音
寇派斯	拥有弯钩刀刃的刀

玛特	宇宙的秩序
曼赫德	书记官的调色板
内特杰里刀	一种用陨石铁铸造的刀，用在开口仪式中
任	名字，身份
石棺	石头做成的棺材，通常装饰着雕刻和铭文
索	护身符制作者
圣甲虫	一种甲虫
沙伯替	用陶土制作的魔力小雕像
申	永恒
苏克	露天市场
石碑	石灰石墓碑
杰苏赫鲁	双头蛇，首尾各一个，长有龙腿
伊西斯结	伊西斯的象征
沃斯	能量

## 埃及神祇

阿努比斯	葬礼和死亡之神
阿波菲斯	混沌之神
巴比	狒狒之神
巴斯特	猫女神
贝斯	矮人之神
盖布	大地之神
赫克特	青蛙女神
荷鲁斯	战神，伊西斯与欧西里斯之子
伊西斯	魔法女神，是哥哥欧西里斯之妻，是荷鲁斯之母
凯布利	圣甲虫神，拉早晨的形象
库努姆	羊头神，日落后拉在冥界的形象
孔斯	月亮之神
迈克希特	小母狮神，嫁给了欧奴里斯



# 目 录



- 第一章 自燃的乐趣 / 001
- 第二章 我们驯服了一只七千磅重的蜂鸟 / 011
- 第三章 冰激凌小贩谋划了我们的死亡 / 021
- 第四章 生日那天的末日大战邀请 / 033
- 第五章 我讨厌甲壳虫 / 048
- 第六章 差点要了我命的盆景 / 059
- 第七章 来自豺头男孩的礼物 / 068
- 第八章 滑铁卢车站的大延误（我们替大狒狒表示道歉） / 079
- 第九章 极富挑战的俄国之旅 / 098
- 第十章 一位红色老友的到来 / 109
- 第十一章 卡特做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（没人感到意外） / 122
- 第十二章 我掌握了名字的真髓 / 133
- 第十三章 我迎头遭遇了一个恶魔 / 152
- 第十四章 齐亚·拉希德之墓 / 164
- 第十五章 邪恶的骆驼…… / 173
- 第十六章 更邪恶的罗马人 / 183
- 第十七章 门什科夫招募了一个快乐的死亡攻击队 / 204
- 第十八章 世界末日前夜的赌博 / 218



第十九章 驼鹿之神的报复 / 231

第二十章 拜访热心助人的河马 / 245

第二十一章 我们赢回了一点时间 / 260

第二十二章 最出人意料的朋友 / 279

第二十三章 疯狂的晚会 / 293

第二十四章 一个无法实现的承诺 / 300

后 记 / 313





卡特

## 第一章 自燃的乐趣

卡特在此。

听着，我们没时间作冗长的介绍了。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讲完这个故事，否则大家都会没命！

如果你还没听过我们的第一份录音，那么……幸会啦：古埃及众神正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到处游荡；一群来自生命之屋的魔法师力图阻止他们；我和萨蒂成了众矢之的；还有，一条巨蛇正打算吞下太阳，毁灭整个世界。

[哎哟！干吗打我？]

刚才萨蒂狠狠给了我一拳。她说，我这样会把你们吓坏的，还叫我不着急，要冷静下来，从头讲起。

那好吧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你应该感到害怕。

这份录音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正在发生的实情，明白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很多人会说我们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。然而，那些意外不是我们造成的。巨蛇的事儿，也绝非我们的过错。

嗯……可以这么说吧。世界上所有魔法师必须携起手来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

信不信由你，总之，故事的发生要从我们在布鲁克林燃起大火说起……

我们的任务本应简单之至——偷偷溜进布鲁克林博物馆，借出某件埃及艺术

品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来。

不，这可不是偷窃，我们铁定会把借来的东西还回去的。不过，我们的确有点儿鬼鬼祟祟——四个身穿黑色忍者夜行服的孩子，悄然出现在博物馆屋顶。哦，还有一只狒狒，穿得也跟个忍者似的。真是太可疑啦！

首先，我们让两个受训者——杰丝和沃尔特去打开边窗。与此同时，我、狒狒胡夫和萨蒂察看位于屋顶正中央的大玻璃圆顶，它将会是我们的撤退通道。

我们的撤退路线似乎有些不大合理。

此时已是深夜，博物馆早该关门了，不过玻璃圆顶上却灯火通明。四十英尺下方的屋内，上百个身穿燕尾服和晚礼服的人，在飞机库大小的舞厅里翩翩起舞。乐队奏响了舞曲，但我耳边正风声呼啸，我的牙齿又咯咯地打架，音乐声几乎都被淹没在风中。我身上只穿了件亚麻布睡衣，几乎要冻僵了。

亚麻衣物是魔法师的必选行头，因为它们不会干扰魔法。在埃及沙漠里，常年炎热而干燥，穿轻薄的亚麻衣服算得上是个伟大的传统。然而在布鲁克林的三月，天气则完全是两码事。

我妹妹萨蒂似乎不为寒冷所动。她打开圆顶上的锁，一面跟着iPod哼哼着什么。说真的，有谁会在非法闯入博物馆的时候还带着自己喜爱的音乐呢？

她穿的跟我一样，只是脚上蹬了一双战斗靴。她的金色头发上挑染着一缕缕鲜艳的红色——对于我们的秘密行动来说真是妙极了。蓝色的眼睛，白皙的肤色，她的长相与我毫无相似之处，不过我们对此心照不宣。有时候，可以不承认身旁这个疯疯癫癫的女孩就是我妹妹，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“你说过，博物馆会空无一人。”我埋怨她。

萨蒂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我扯下她的耳塞，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

“哦，本该是空无一人的。”虽然她不肯承认，可在美国待了三个月之后，她的英国口音正在渐渐消失，“网站上都说是五点关门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今天会举办婚礼？”

婚礼？我低头望去。萨蒂说得没错。只见几位女士身穿桃红色伴娘礼服，旁边一张桌上则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白色多层蛋糕。新娘和新郎被两拨人分别架到一张椅子上，被抬着穿过大厅，那架势看起来如同即将迎面相撞的两件大家具。朋友们则围聚在他俩四周，在掌声中翩翩起舞。

胡夫敲了敲玻璃。虽然一袭黑衣，它浑身的金毛也很难融入夜色之中，更别提它色彩斑斓的鼻子和屁股了。

“啊格！”它嘟囔一声。

它是只狒狒，所以这句话有可能是“瞧，下面好多吃的”，或者“玻璃真脏”，也可能是“嘿，那些人正用椅子干傻事呢”。

“胡夫说得没错，”萨蒂打断了我的思绪，“要从晚会当中溜出来可不大容易，不过要是我们装扮成维修人员……”

“真好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拜托，四个小孩搬着一尊三吨重的雕像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带它飞上屋顶。一定会有人注意我们的。”

萨蒂白了我一眼。她抽出魔杖——一根雕有怪兽图案的象牙弯棍——向圆顶底部一指。一个金色象形文字闪亮起来，锁开了。

“如果我们不打算从这里出去，”她说，“那还打开它干什么？难道我们就不能走原路，从边窗出来吗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雕像太大，没法从边窗搬出来，再说了，陷阱……”

“那我们明天晚上再来？”她问。

我摇摇头：“到明天，这些展品就会全部装箱，运到国外巡回展出去了。”

她眉毛一挑，露出令人讨厌的生气神色：“有人就该早一点告诉我们需要偷出这尊雕像……”

“得了吧。”我很清楚对话会如何发展下去，就算我和萨蒂在屋顶上吵一整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当然了，她说得没错，我确实没能提前通知她，可是，嗨——我的消息来源也并非那么可靠。几周来我一直在寻求帮助，最后总算从我的哥们儿——隼头战神荷鲁斯那里得到了一点提示。他在我梦中对我说：“哦，顺便说一句，你想找的那件艺术品，也许掌握着拯救这个星球的关键。过去的三十年里，它一直就在布鲁克林大街上，不过明天它就要动身前往欧洲了，所以你得赶紧！你只有五天时间去搞明白怎么使用它，否则我们都将厄运难逃。祝你好运！”

我恨不得对他破口大骂，难道你就不能早点儿说？可就算骂他也起不到丝毫作用。神总是在准备好的时候才开口，并且他们往往对凡人的时间没有什么概念。我之所以了解这一点，是因为几个月前荷鲁斯曾在我脑中与我合二为一。我

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一些非人类习惯——比如不时冒出来的想要猎取啮齿类动物，或是与人类死战到底的冲动。

“那我们还是依计划行事，”萨蒂说，“从边窗进去，找到雕像，然后从大厅上飞出来。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应付婚礼上的人，也许能想个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”

我皱皱眉：“转移注意力？”

“卡特，你顾虑太多了，”她说，“这是个不错的办法，难道你还有别的主意？”

问题在于——我没有。

你一定以为，魔法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。但事实上，恰恰相反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总会有这样那样数不清的原因，会导致咒语失去效力。有时，也许还有别的魔法会阻挠你——比如施加于博物馆上的保护咒语什么的。

我们不清楚咒语是谁下的，说不定博物馆的某位工作人员就是一位卧底魔法师，这倒是屡见不鲜。我们的爸爸就曾利用自己埃及学博士的头衔作为掩护，接触各种文物。此外，布鲁克林博物馆收藏着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埃及魔法卷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叔叔阿莫斯会把总部设在布鲁克林。也许很多魔法师因为各种动机都会去保护博物馆的宝藏，或者在上面设置陷阱。

无论出于何种目的，这里的门窗都被加上了可恶的咒语。我们无法开启进入展厅的魔力通道，也无法利用我们的沙伯替（在图书馆里为我们服务的魔法陶像），为我们取回所需要的文物。

我们只能以更困难的方式进出博物馆。万一出了任何岔子，我们也无法预料将会触发什么样的咒语：怪兽护卫、瘟疫、火灾、爆炸毛驴（别笑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）。

唯一没有机关的便是舞厅顶上的圆顶。显然，博物馆警卫从不担心有飞贼能把文物抬上四十英尺高的开口。不过，说不定圆顶上也有陷阱，只不过隐藏得非常巧妙，我们没有发现罢了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只能去尝试。我们只有今晚能偷——对不起，是“借”出这件文物。然后，我们只有五天时间去弄明白如何利用它。我真是爱死了这个最后期限。

“那我们就开始行动，见机行事？”萨蒂问。

我低头向婚礼晚会的现场瞧去，只希望不要因为我们而破坏了他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，“好吧。”

“很好，”萨蒂说，“胡夫，你待在这里，继续警戒，见我们升上来的时候就打开圆顶，好吗？”

“啊格！”狒狒说。

我后背感到一阵发麻。我有种感觉，这次的窃取行动一定不会愉快。

“来吧，”我告诉萨蒂，“看看杰丝和沃尔特进展如何。”

我们落在三层的窗台上，这里面就是埃及藏品的所在。

杰丝和沃尔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——用胶带缠好窗户周围的四座荷鲁斯雕像，在玻璃上印上象形文字，以抵消其他咒语的作用，避免触发警报。

我和萨蒂落在他们身旁，两人似乎正在激烈争论着什么。杰丝握住沃尔特的手，这让我很吃惊，不过比我更吃惊的是萨蒂。她尖叫一声，仿佛一只被踩到的老鼠。

[噢，是真的，当时你的确如此。我亲耳所闻。]

萨蒂为何会这么在意呢？好吧，听我慢慢道来。新年假期刚过，我和萨蒂就去散发德杰护身符，以吸引有魔力潜能的孩子前往我们的总部。杰丝和沃尔特是最先作出回应的。他们两人和我们一道进行了为期七周的训练，比其他孩子时间都长，所以我们对他们俩也了解更深。

杰丝是田纳西州纳斯威尔的一名拉拉队长。杰丝是杰丝敏的简称，不过可千万别叫她大名，除非你想变成一株灌木。作为一位金发拉拉队长，她确实长得很漂亮，虽然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她，因为她对所有人都那么友善，随时准备出手相助。她还拥有治疗魔力，所以是个不错的同伴，一旦出了什么岔子，她就是个好帮手。而对我和萨蒂来说，意外层出是百分之九十九会发生的状况。

今晚，她在头发外包上了黑色头巾。魔法师工具包挂在肩头，上面绘有女狮神赛克迈特的标志。

我和萨蒂落在他们俩身边的时候，杰丝正对沃尔特说：“我们会有办法的。”

沃尔特露出尴尬的神色。

他……嗯，我该如何描述沃尔特呢？

[得了吧，萨蒂，我才不会说他很“火辣”，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话。]

沃尔特十四岁，和我同年，不过以他的个头足以担当大学校队前锋。他的身材仿佛就是为此量身定制的——一双大脚，全身肌肉强健，没有半点赘肉。他棕色皮肤，如同咖啡豆一般，颜色比我的还深；脑袋上的寸头仿佛头皮上的一片阴影。他不是通常的魔法师装扮，虽说天气寒冷，他仍只穿了一件黑色无袖T恤衫和训练短裤。不过，没人会和他去争论什么。他是我们的第一位受训者，从大老远的西雅图赶来。这家伙可谓魅力四射——称得上天生的万人迷。他脖子上挂了一堆金项链，上面的魔法护身符都是他亲手制作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非常肯定的一点是：虽然萨蒂矢口否认，但她对杰丝有些心存妒忌，因为她也喜欢沃尔特。不过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萨蒂一直为另一个家伙神魂颠倒——事实上他是位神，而她疯狂地爱上了他。

[好吧，萨蒂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不过我发现你对此并不否认。]

我们俩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沃尔特异常迅速地松开了杰丝的双手，后退了好几步。萨蒂的目光来回打量着他们俩，想搞明白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

沃尔特清清嗓子：“窗户已经搞定了。”

“很好，”萨蒂望向杰丝，“‘我们会有办法的’，这句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杰丝的嘴一张一合，仿佛一条拼命呼吸的鱼。

沃尔特替她给出了答案：“你知道的，关于《拉之书》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没错！”杰丝说，“《拉之书》。”

看得出来，他们俩都在撒谎，不过我觉得要是他们之间互相倾慕，这事儿与我无关。我们可没时间在这儿演戏。

“好吧，”我赶在萨蒂刨根问底之前开口了，“让我们开始享受乐趣吧！”

窗户很容易就打开了。没有魔力爆炸，也没有警报，我松了一口气。走进埃及厅，我心中惴惴不安，对能否成功毫无把握。

一件件埃及文物勾起了我如潮的回忆。直到去年，我生活的重心还只是与爸



爸环游世界，跟随他从一个博物馆赶到下一个博物馆，听他作关于古代埃及的报告。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他是个魔法师。但他释放出几个神后，我们简单的生活便从此一去不返了。

现在，每当见到埃及文物，我都会觉得自己与之存在着某种关联。从荷鲁斯雕像旁走过时，我打了个冷战，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隼头神荷鲁斯附到了我的身上。我们又走过一个石棺，这让我想起了在大英博物馆，邪恶之神塞特将爸爸打入金色石棺的情景。这里到处都是欧西里斯的形象——蓝色皮肤的死亡之神。我想起爸爸如何牺牲自己，成为了欧西里斯的新宿主。如今，在杜亚特的魔力地域中，爸爸是冥界之王。面对一幅有着五千年历史的，一位蓝色埃及神祇的画像说：“对了，他就是我爸爸。”这种怪异的感觉，我不知如何去描述。

所有文物都有如家族纪念品：手杖与萨蒂的很像；一幅蛇豹怪物的画像——我们曾被它攻击；《亡灵书》的一页里讲述的恶魔，全是我们遭遇过的；还有沙伯替——被召唤时会活过来的魔法小雕像。几个月前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叫做齐亚·拉希德的女孩子，后来却发现她是个沙伯替。

初恋本身就够不容易的了，可你还得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仪的女孩化作一堆陶土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裂成碎片——好吧，这的确给了“令人心碎”一个全新的解释。

我们穿过第一个大厅，头顶上是埃及风格的巨幅星宿壁画。右侧走廊连接的大舞厅里，依然传来婚礼的嘈杂声。音乐声夹杂着笑声在博物馆内回响。

在埃及馆的第二个展厅，我们在一面车库门大小的石头檐壁前停下了脚步。刻在巨石之上的，是一幅怪兽践踏人类的画面。

“那是狮鹫吗？”杰丝问。

我点点头：“不过是埃及版的。”

壁画面上的动物长有狮子的身躯，隼的脑袋，不过翅膀却与我们常见的狮鹫不同——取代了鸟的翅膀，一双怪兽的双翅贯穿了整个后背。修长、平直，如倒转过来的钢丝刷般坚硬。如果怪兽真能用这双翅膀飞起来，我认为它一定像只蝴蝶。壁画曾经色彩艳丽，怪兽外皮上的红色与金色斑点依稀可辨。即便没有颜色，狮鹫依然逼真得有些怪异。它又圆又亮的眼睛似乎在一路将我跟随。

“狮鹫是保护者，”我想起了爸爸曾经跟我说过的话，“它们负责保护宝

藏。”

“太妙了，”萨蒂说，“这么说它们还会攻击……嗯，窃贼，比方说闯进博物馆盗窃文物的小偷？”

“这不过是幅壁画。”我说。可是，我怀疑这样的安慰不能让大家放心。毕竟，埃及魔法全都是关于将文字和图画变为现实的魔咒。

“那儿。”沃尔特指了指大厅对面，“就是它，对吗？”

我们绕开狮鹫兜了个大大的圈子，向大厅中央的一尊雕塑走去。

那是一尊约八英尺高的神像，用黑色石材雕刻而成。身上的服饰是典型的埃及风格：敞胸露怀、短裙、凉鞋。他的头部是羊头，长有一对羊角，经过多个世纪的风霜之后，已经部分损毁。雕塑的头上则是一顶飞盘形状的王冠——太阳圆盘与蛇交织在一起。他面前伫立着一个小得多的人类雕像。神用手摸住小人的脑袋，仿佛在为他赐福。

萨蒂看了一眼雕刻的象形文字。自从成为伊西斯——魔法女神的宿主之后，萨蒂就神奇般地拥有了解读象形文字的能力。

“KNM，”她读道，“从发音上猜测应该是库努姆（Khnum），与‘轰隆’（ka-boom）谐音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表示赞同，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雕像。荷鲁斯告诉过我，寻找《拉之书》的秘密就藏在其中。”

不幸的是，除此之外荷鲁斯没有再多说一个字。现在我们找到了雕像，却全然不知它对我们有何帮助。我的目光在一行行象形文字中寻找线索。

“他面前的小人是谁？”沃尔特问，“一个小孩吗？”

杰丝打了个响指：“不，我记起来了！库努姆在制作陶器的转轮上创造出了人类。这正是雕像所做的，我敢打赌——他在用黏土创造一个人。”

她的目光在寻求我的肯定。可事实上，连我自己都不记得这个故事了。我和萨蒂本该作为老师，然而有时候杰丝记得的细节却比我还多。

“是啊，没错，”我说，“黏土造人，完全正确。”

萨蒂冲库努姆的羊头皱皱眉：“他有点儿像过去的卡通形象，《飞鼠洛基》里的，对吗？也许是驼鹿神。”

“他可不是驼鹿神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要找的是《拉之书》，”她叫道，“而拉是太阳神，我们干吗要找这只驼鹿呢？”

我说过了吗？有时候萨蒂会很讨人厌。

“库努姆是太阳神的其中一面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拉有三种不同的形象。在清晨，他是圣甲虫神凯布利；在白日，他是拉；而在日落，他则是公羊神库努姆，这时的他会进入阴间。”

“这太玄妙了！”杰丝惊叹道。

“大惊小怪，”萨蒂说，“卡特也有不同的形象。在早晨，他从僵尸变成鼻涕虫，到了下午就……”

“萨蒂，”我说，“别胡说了。”

沃尔特挠挠下巴：“我觉得萨蒂说得没错，这的确像只驼鹿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萨蒂说。

沃尔特对她勉强笑笑，依然有些神情恍惚，仿佛有什么事情令他心烦意乱。我注意到杰丝用一种担忧的表情注视着他。真不晓得先前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。

“别再管什么驼鹿了，”我提议，“我们得想办法把这尊雕像弄回布鲁克林大厦去。这里面隐含有某种线索……”

“可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线索呢？”沃尔特问道，“你还没有说明，为什么我们就那么需要《拉之书》。”

我迟疑了。有很多事情，我们并未对受训者（甚至包括沃尔特和杰丝）提起过。世界可能在五天内走向终结。这类事情肯定会干扰一个人的训练。

“等回去以后再跟你们好好解释，”我向他们保证，“现在让我们先想办法把雕像弄走！”

杰丝的眉毛拧成了一团：“我可不认为它能装进我包里。”

“哦，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呢，”萨蒂说，“瞧，我们可以对雕像施一个悬浮咒语，再想办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，清理掉舞厅里的人……”

“别急，”沃尔特弯腰察看小人雕像。小人面带微笑，仿佛被黏土捏出来令他非常开心，“他戴了个护身符，上面有一只圣甲虫。”

“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符号。”我说。

“没错……”沃尔特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一串护身符，“不过圣甲虫是拉重